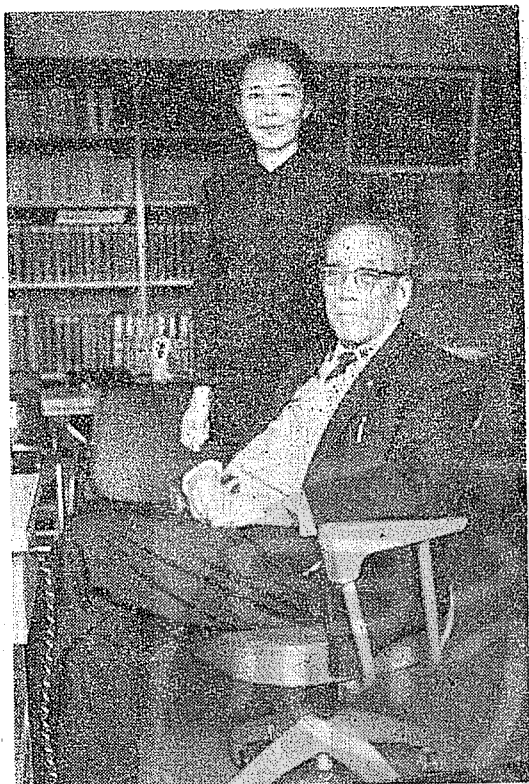


# 永懷洪炎秋老師

張慧琴

民國六十九年（一九八〇）暮春，洪炎秋老師病逝台北，忽忽已經兩年多了，筆者對他老人家的思念，竟是與日俱增。現在提起筆來，仍然淚水潸潸，眼前如同罩上了一層煙霧。

洪師炎秋是教育、文化、新聞界的泰斗。他溫良恭儉，態度真摯，愛學生勝如子侄。因此，凡是上過他課的人，無不對他衷心敬佩。



本文作者張慧琴（立者）在日本大阪自宅與洪炎秋教授合影。

民國三十八年初夏，我們由北平脫險經青島，顛沛流離輾轉到了寶島台灣的台北市。初抵寶島，舉目無親，那時候，炎秋師於百忙中，給了我們年輕人不少鼓勵和幫忙，使我們獲得異鄉驚魂甫定的慰藉，更引發了我們對人生旅途邁進的勇氣。他高山仰止的風範，熱愛和提拔後進的精神，凡是親聆他的教誨的人，都永生難忘的。

炎秋師不慕榮利，只是服膺真理。一片苦心，都是為正義、為正氣不屈不撓而奮鬥。他是真正的善惡分明的真君子。他忙推行國語，忙台大教書、忙着著述。他熱中工作，對工作是有極濃厚興趣的人。他紮實認真做學問，萬忙之中，寫了許多感人的篇章；廢人廢話、又來廢話、閑人閑話、忙人忙話、常人常話、淺人淺言、教育老兵談教育等等，都有着精彩豐富的內容與

深厚的感情。深入淺出，筆鋒醇厚，別饒風趣，又都緊扣着人們的心弦。更引用穿插了許多中國成語格言，發人深省，回味無窮。

在光復後的台灣省，他為實現國家統一，首重語文教育的理想，在艱難困苦中，毅然推行國語運動，策創國語日報，不避別人的蜚言蜚語，為國語日報大聲疾呼，為國語日報終日疾書，使國語日報由奠定基礎而突飛猛晉。他實在是卓見、愛鄉愛國的教育老兵。

炎秋師母不但是炎秋師的賢內助，也是位推行國語的能手。她祖籍北平，國語說的珠圓玉滑，真是悅耳又標準。據她轉告，炎秋師的仙逝，也還是為了奔走國語日報的新舍而鞠躬盡瘁的。他為公務奔波，絲毫沒有老之將至的感嘆。他這種一貫擇善固執的精神，又是為後進立下了楷模。

炎秋師常來日本，到了大阪，都是下榻在舍間。八、九年前，他環遊歐美歸途又路過大阪，這一次，他在舍間住的時日較長，我們得有更多機會聆聽教益，他總是喜歡談論北方的美食佳餚、山水田園，以及北方的古蹟民情、風俗習慣等等……我們聽着他的談話，每每悠然神往，好

像回到了故都家鄉。他又常常侃侃而談說到抗日時期，他在北平與日本軍閥漢奸苦鬥的經過，大

家無不感佩萬分。他的理想是誓死爭自由、為國家民族堅強奮鬥。他以堅強無比的愛國心，影響

着他的學生，以及許許多多認識他的人，他的聲音笑貌，高尚風範，如今依然時時縈繞在我心中。

民國五十八年，

他不服老的精神，使他以七十一歲高齡，光榮的當選了台灣省民意代表。他只印刷了些宣傳品，完全憑着道德文章得到了勝利。他的不用錢當選的事實，為今後民主的選舉立下了好的榜樣。也為窮書生參政開拓了新的里程。

我在日本讀書、教書、辦僑教，終年繁忙。可是，想念家鄉、愛戀祖國的心情，與日俱增，自己無可奈何時，寫了些沒有章法的雜文，都承炎秋師讚許鼓勵出版，令人慚感萬分。小兒治歌、治夏在台大求學時，他老人家總

是乘了巴士到學生宿舍去照拂、教導他們。我們都非常感謝。長者已逝，悲愴曷已？！

近年來，他老人家來信上常說：「自己眼花了，五號字都看不清了，記憶力又衰退，苦惱之至……」然而，他的頭腦非常清醒，給我們許多來信，仍都是詞意親切，文句精彩。字跡雖是很大，却依然蒼勁有力，篇篇都閃發着人性的光輝。不但激發我們讀書教學，而且，啟發智慧，促人忠愛國族。他的書札，令人喜愛感動的不能不珍藏。字裏行間更充滿了令人努力奮進的熱力！此外，在炎秋師仙逝之後，更承師母贈送給我們不少洪師親藏的珍籍，在這些書籍之中，有的有洪師親筆所加批語或小注，有的又有洪師的簽字或附有讀後的感想。這些，我們將與他老人家的書札暫時珍藏東瀛，光復大陸一併帶回家鄉去！

人生本來是短暫的。可是，以炎秋師對教育與推行國語事業，以及他對文學的貢獻來說，他的生命是無限光輝的。雖然在這浩瀚的人海中，再也找不到寧靜淡泊、一生耿介、志行高潔，愷悌慈祥、愛學生勝如子侄的有形的炎秋師了。可是，他的精神，將與日月永光。哲人已遠，典型常存。洪師母與他的令嗣們必有餘慶！



本文作者（右）陪同洪炎秋教授遊覽日本奈良公園時留影。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 
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，  
即可收到書刊。